汲寶齋 Treasure

上環兩藝廊 卅年變化

今年四月，由《東方藝術雜誌》舉辦的第二屆香港東方藝術周（Asian Art Hong Kong）如期而至，十九間本地古董商舖、藝廊參與其中，集體開放給公眾參觀。觀者可一路沿摩羅上街行至荷李活道，自覺彷彿置身時光機中，不覺間「穿越」到了西周或明清……本期汲寶齋亦與本地古董愛好者結伴而行，在與兩位古董行主人茗茶論道後，仔細回味香港古董行業三十載的變化。

大公報記者　周婉京

▲金代磁州畫荷花雙繫瓶 古城藝術品公司供圖

▼清乾隆剔紅海水雲龍紋九龍寶盒 東風堂供圖

▼一九九二年李文成在美國費瑞爾藝廊（Freer Gallery） 古城藝術品公司供圖

馮英柱（Martin Fung）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入行，後於一九七六年創辦古董行東風堂。他回憶當時是跟澳洲古董商Ian McLean學習古董經銷之道，而McLean正是最早將古董行開設在中環置地廣場的人。

東風堂主人　獨愛漆器

七十年代，香港收藏界盛行「古董行——藏家」直接對接的方式。換言之，活躍在藝術品買賣中的人不是行家就是藏家，尚未有拍賣行介入。「那時我在McLean店裡做學徒，常光顧我們古董行的客人主要是律師、醫生、銀行家。」馮英柱說。

在那個空運不如海運發達的年代，年輕的馮英柱要去哪裡進貨？他進貨的方式又是如何？馮氏告訴記者，在七十年代香港的古董商是「組團」（以香港藝術品商會的名義）北上挑選古董。「古董藝術品多來自『四大口岸』——上海、天津、廣州、北京」。

令馮氏印象深刻的是，每次到內地「選貨」時，內地口岸都會派「專員」來接他們。交易過程中，若是香港貨商看上一件古董，這件「寶貝」就要在三個專業人士的許可下方可出口。爲使古董輾轉南來香港，古董商還需要辦理「信用證」來進行擔保。可見進貨手續之麻煩。

馮英柱說，在這將近四十年中，東風堂可謂見證了香港收藏圈收藏習慣的變化。他認爲，這是一種由大衆化收藏向典藏轉化的過程，也可被視作古董行把部分交易權力轉交給拍賣行的過程。

一九八二年，馮英柱將進貨地點擴至歐洲與東南亞，他說這一改變也和七、八十年代香港風靡的「中國風」、「亞洲風」有關。他致力爲客人提供能夠配襯其室內裝潢風格的藏品，於是買來不少東南亞的佛像、泰國的銅佛、柬埔寨的石雕，馮氏也會在推薦藝術品的同時涉獵室內設計的工作。其做法當時被同行稱作「新派」，但在馮氏妻子眼中，他們這個「新派」就好比香港古董行中的「Gucci」，所走「路線」一向是奢華而與衆不同。

東風堂以收藏漆器聞名，光此一類，馮英柱現存逾一百七十件藏品。漆器與陶瓷、紡織、繪畫一樣，從新石器時代走來，歷經商周發展至明清，就漆器本身的製作難度、工藝流程和存世數量而言，它具有相當高的歷史、藝術價值。但遺憾的是，漆器收藏在業界仍未得到足夠重視。「漆器的價值在市場上被低估了。」馮英柱不由得感嘆。

談到漆器飛揚的紋飾、金漆鑲嵌的工藝、別致的造型，馮英柱索性讓其子馮禧頤（Adrian Fung）取出清乾隆剔紅海水雲龍紋九龍寶盒。「別小看這個漆盒，它需要二十種全然不同的工藝來完成。」馮氏亦稱，在清乾隆時期，雕漆已達巔峰，與此盒相若的藝術品皆存放在世界級的博物館中。

再看此盒的造型，觀者可察覺其端莊穩重的氣質。器身通體排布海浪紋，映襯出盒中央驍龍威猛矯健的形象。九龍寶盒紋飾緊湊、刀工細膩，工匠運刀如運筆。盒底刻有的「大清乾隆年製」款將其「尊貴的皇族身份」公諸於衆，證明此件漆器出自清宮養心殿造辦處的官辦作坊。

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載，養心殿造辦處內分成不同的「作」、「處」、「廠」、「館」，負責清宮日常各作（金玉作、匣裱作、琺瑯作等）製作、承修物品等事宜。單雍正一朝漆器製作的主要「作」便可分成數種，包括「漆作」、「油漆作」，間有「木作」、「雜活作」、「記事錄」等。

在東風堂內，另一件令馮英柱稱讚有加的漆器，當屬明萬曆剔彩天下太平盒。馮英柱說，萬曆漆器是漆工藝史上另一個重要階段。此器上手時令人頓覺質感厚重，漆層厚且醇，錦地紋飾細膩。盒內與盒底的黑漆因經年累月而起了「蛇腹斷」（漆器表面常出現的一種斷裂），更顯其存世年代久遠。台北故宮博物館現藏一件同類紋飾的剔彩長方盒，蘇格蘭國家博物館也有相仿藏品。

這件器物也令人回想起二〇〇一年香港佳士得拍賣的明永樂剔紅牡丹花卉漆盒。起初該漆盒的估價只不過一百二十萬至一百六十萬港元，誰料在拍賣中卻迎來衆多買家競逐，價格一路飆升至一千二百一十四萬港元的成交價。

從事古董行業時間久了，馮英柱的朋友中除了常「切磋技藝」的圈內人，也有不少藏家，經常光顧東風堂的名流便有香港作家董橋。「藏家和行家很不同，知識不會太專業，我往往會先引導他們，以欣賞小物件來『開竅』，不談價錢，只談趣味」。

時至今日，馮英柱仍堅持親力親爲去搜羅奇珍異寶，他也早將「尋貨」當成習慣。和許多行家一樣，馮氏也曾因與一件心儀古董「擦肩而過」而懊悔不已。所以，他現在看到好的東西，不會再因價錢太高而「按兵不動」。

古城主人　高古瓷中尋「古」

上環荷李活道上，與東風堂相隔不遠的古城藝術品有限公司（下文簡稱：古城），由李文成在一九八九年創辦，專營中國陶瓷與金銀器。如今李文成的古董行擁有兩層陳列室，他將部分經營事務交予兒子李應聰（Edward Lee）處理。

李文成說，傳統的古董行經營主要是家族式的，貨品也是代代相傳。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舖之時，荷李活道上許多店舖都布置得十分簡單，不注重裝修、擺設，買回來的貨品有時就堆放在地下、閣樓。

這三十年一路走下來，他自覺香港古董行業愈來愈繁盛，這與中國市場的活躍有關。如今，古城所接觸的買家、藏家近九成都是中國人，其中有一半來自內地。「這些藏家收藏各取所需，他們按照地域不同表現出不同喜好，例如蘇浙一帶的可能鍾情龍泉窯，陝西來的就會偏愛銅器。」李文成說。

談到收藏，李文成說不會多藏，他情願將最好的貨品給客人：「我們是行家，自己收藏不到，也不允許自己有豐富藏品。」在古城藝廊二層的展品中，林林總總擺着式樣考究的高古瓷器、竹雕、佛像及金銀器，在衆多器物當中，李氏難掩他對高古瓷的喜愛。

高古瓷是一個與明清瓷器相對的概念，通常指的是元代以前的瓷器。高古瓷的價值在於，一是器物年代久遠，不易獲得；二是神韻、變化都比後世瓷器豐富。入土幾百年的器物，釉層內部的釉泡大多數表現爲多形態、多層次的顏色。李文成以金代磁州畫荷花雙繫瓶向記者介紹，衡量古董價值有四個先決條件：看設計、看製作、看工藝、看保存條件，像這件磁州畫荷花雙繫瓶就要看「黑釉夠不夠黑」、「花紋夠不夠清晰明朗」。

金代磁州畫荷花雙繫瓶是典型的磁州黑釉瓷，此物一改前朝瓷器以刀在瓷胎上刻畫的奔放筆法，轉以嫻熟的繪畫技巧，表現濃郁的鄉土氣息和蓬勃的生命力，符合磁州窯簡練流暢的造型特點。瓶身的紋飾爲荷花紋（亦稱蓮花紋），寓意高雅聖潔，也迎合了花卉紋所賦的吉祥主題。

就在金代磁州畫荷花雙繫瓶的不遠處，有一對大型的青銅器吸引了記者眼球。詢問之下，李文成介紹道，這是西周時期的一對蛟龍紋大銅方壺，是他幾年前由歐洲購入的，價值不菲。但即便如此，李文成卻認爲：「買古董絕不能孤寒吝嗇。」

那麼這對蛟龍紋大銅方壺有何特別之處？李文成分析稱，這也是一個頗具年份性的器物。首先，它們是西周時期最常見的青銅器（鼎與壺）之一。有耳之壺的發展，使其取代了卣和觶，成爲當時社會的主要銅器。此時期青銅器的另一特點是器型偏大，這對大銅方壺亦然，體型高過半米，與高九十三厘米、重二百零一公斤的大克鼎有「異曲同工之妙」。

今年是古城第二次參與香港東方藝術周。兩年間，李文成越發覺得古董行已成爲香港經濟的「晴雨表」，經濟好，古董交易就好。同時，他也預測在今年九月至十二月，隨中國經濟的再騰飛，香港古董行業發展的前景也將進一步擴大。究竟可以擴至幾大？我們不得而知，但唯一肯定的是，荷李活道的古董行們將會參與其中，做些貢獻，也分「一杯羹」。

►馮英柱展示清乾隆剔紅海水雲龍紋九龍寶盒（背後載有「大清乾隆年製」款） 本報攝

◄一九七六年創立初期的東風堂，原中文名為蘭庭閣古董傢俬公司（右為馮英柱，左為其夫人） 東風堂供圖

▼西周蛟龍紋大銅方壺（其一） 古城藝術品公司供圖

▼西周蛟龍紋大銅方壺（其二） 古城藝術品公司供圖

▼明萬曆剔彩天下太平盒 東風堂供圖

▲古城藝術品藝廊內陳列式樣各異的高古瓷器 本報攝

▲東風堂主人馮英柱 本報攝

◄古城主人李文成（左）與其子李應聰 古城藝術品公司供圖